

# D回谍影



军事译文出版社

# D 日 谍 影

(美)《读者文摘》编著

紫 珑 编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三月

DK95/67

## D·日 谍 影

〔美〕《读者文摘》编著  
紫 霏 编译

\*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57051 部 队 印 刷 厂 排 版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1201 工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156,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36 定价1.10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五个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间谍故事，其中有的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家喻户晓，人们谈起往往津津乐道、如数家珍。《D日谍影》描写了盟军与德军之间围绕着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欧洲登陆日——D日的秘密，展开的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保密与窃密的斗争；《冰谷飞燕》则告诉人们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为遏止纳粹德国制成大规模杀人武器原子弹，挪威十一勇士历尽艰险、克服重重困难，深入虎穴，终于炸毁了德国的原子弹试验工厂；《虎口拔牙》叙述了一个瑞典石油商人巧妙地周旋于盖世太保中间，获取德国石油情报的故事，故事悬念丛生、紧张曲折、惊心动魄；《冒名顶替》中，英军中尉詹姆士假扮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出访非洲，吸引了德军的注意力，而盟军却在欧洲动了手；《间谍巨星》描写了曾轰动整个日本的、本世界最大的国际间谍、苏联谍报专家佐尔格在东京的全部经历，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这些故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激烈复杂的国际间谍斗争，虽已事隔四十余年，但读来仍令人耳目一新；对于我们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防奸保密观念仍有一定裨益。

## 目 录

D 日谍影.....	1
冰谷飞燕.....	55
虎口拔牙.....	66
冒名顶替.....	154
间谍巨星.....	174

## D 日 谍 影

“D日”（D-Day），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于1944年6月6日进攻欧洲开始之日。围绕着D日的秘密，盟军和德军之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曲折复杂的保密与窃密的斗争……

1944年1月

茫茫黑夜中，一艘英国小型潜艇悄然潜行至法国的诺曼底近海。

这艘潜艇的潜望镜缓缓升出水面，在海面下十公尺处，中尉艇长正把眼睛凑近潜望镜的目镜。镜头里，海岸线的轮廓游离在黝黑的天空上，依稀可见几处险峻的断崖、高低起伏的丘陵，接着还是断崖……。中尉关上目镜的盖子，下令减速前进。

再过几个月，此地将要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规模登陆战。潜艇的任务是护送两位突击队员上岸，他们是波丁少校和史密斯军士。这是他们的第二次偷渡，第一次的任务是测量海岸的坡度。这一次则是采集海岸沙土的标本，带回交专家化验，看看该地域的沙土粘性如何，能否经得住坦克的碾压。

潜艇慢慢接近有敌军驻守的海岸，中尉再次从潜望镜向外观察了一会，然后命令上浮。潜艇露出海面，离岸滩大约有四百五十公尺远。中尉打开舱门，向两位队员打了一个手势，他们便紧跟着中尉，一同爬上了狭小的甲板。

两位突击队员随即穿上潜水衣，佩上短剑和手枪。一言未发地滑入冰冷的海水中。黑暗中，中尉一直目送着他俩向海岸游去。

几分钟后，两人已游到设置了很多障碍物的海边浅滩。这些在法国海岸的障碍物，都是德军隆美尔元帅命令设置的。他俩小心翼翼地游过各种鹿寨，好不容易脚触到海底，终于上了岸滩。两人一边观察有无德军哨兵，一边摸索前进。两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德军的炮兵阵地、机枪火力点以及火焰喷射器等准备击退、歼灭盟军的各种武器就在前面，随时都可能打破这万籁俱寂的夜暗。然而，现在所能听到的只有海涛的拍击声。

他俩一前一后向前运动着，前面一人用短剑掘着沙土、探测是否埋有地雷；后者则从起点处开始将系有细绳的铁针插在岸滩上，然后牵着细绳一直跟在前者的后面，每隔五十公尺插一根铁针。这样做是为了在返回时沿着细绳走，避免触雷。在插铁针的同时，顺势挖一些泥土装入袋中，准备带回去化验用。

D日的预选海岸有五处，而他俩要侦察的海岸却多达二十余处。出于保密的原因，到底哪五处会被选用，连这两位突击队员都不知道。决策当局考虑到，万一他俩被德军俘虏，就是在经拷打招供时，也不知事情的真相。

突然，一阵沙沙的声响由远而近。两人立即卧倒，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德军哨兵在后面走着，两人旋即拔出手枪以防万一。但是那个哨兵并未发现有人，似乎也没有留意到海滩上的细绳子，悠闲地径自向海边走去。看来这一带没有敷雷。哨兵走远之后，他俩仍在地上趴了一、二分钟，然后小心翼翼地顺着细绳子返回海边，涉过水中的障碍物，

用手电筒与潜艇联络，数分钟后便安全登上潜艇。

在D日的黎明，还是这两位突击队员，又一次旧地重游。不过这一次是为满载美军官兵的五千艘舰船作向导——美国第1集团军司令布莱德雷在攻击发起之前决定请熟悉这一带海岸的英国军官带路。

当时布莱德雷将军为了解这一带海岸土质硬度情况，特地询问英国情报部门。特别侦查组乌莫特立即派了波丁少校和史密斯军士当夜潜入对岸。第二天一早便把沙土交给布莱德雷将军。

很多年以后，布莱德雷将军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件事：不出二十四小时，英国军官竟能在德军哨兵的脚下挖来沙土！

从冬至春，盟军的特别攻击队员连续不断地出现在法国海岸上，冒险搜集各种资料。

德军把法国沿海的防御要塞称之为“壁垒”。法国地下抵抗组织从内陆活动至“壁垒”；盟军则自海上、空中接触“壁垒”。其目的都是一个：查清法国沿岸的地形、土质、障碍物设置及海浪大小、气象变化等情况。

最后经专家研究分析，哪些障碍物可用推土机推，哪些可用炸药炸，而且还要推算出需要炸药的数量。

为了对付粘性过高的沙土，特别发明了一种新坦克。这种坦克车头前有一卷钢席，当坦克登上海岸，即开始不断铺下钢席，使后续的坦克避免陷入泥淖之中。

另一方面，德军也在千方百计获取盟军何日、在何地实施登陆的情报。

1944年3月

希特勒自信能击溃盟军的登陆。

1944年3月20日，希特勒将西部战场陆、海、空军的指挥官召到柏林大本营，向他们宣称：目前，西部战场已是这场战争中的第一舞台，每一位官兵都应该竭尽全力；为了保证取得胜利，驻在西部战场的军队不得任意他调。

为了粉碎盟军的欧洲登陆计划，希特勒不得不采取剜肉补疮的办法，重新调整了东、西战场的兵力部署，将战略重点西移。此时德军东部战场的兵力只有苏联的三分之一，坦克、飞机、大炮也只有苏联的五分之三。

希特勒夸下海口，德军一定能击溃盟军的登陆，坚决把盟军歼灭在英吉利海峡的波涛中。他有以下几点理由：

- 1，或许从心理上幻想会出现第二次敦克尔刻的大胜利；
- 2，认为英、美经过长期战争，战斗力已经减弱；
- 3，自信仍有充裕的时间制造出速度快、续航力长的潜艇，最终把英国海军逐出大西洋；
- 4，虽然盟军空军取得对德空军的暂时优势，但是德国已制造出更先进的喷气机，准备给登陆的盟军以迎头痛击；
- 5，德国已拥有可轰炸伦敦及英格兰东部的V1、V2型飞弹，可对英国遂行打击。

此时德国的宣传机构，也把宣传的重点集中在反击盟军的登陆作战上。宣传部长戈培尔公开宣称：“我们已经把欧洲沿岸全部要塞化了——自挪威最北端的诺尔辰角起，一直到地中海沿岸止。此外，我们拥有二十世纪人类最可怕的武器！”

所谓“全部要塞化”的“壁垒”到底如何坚不可摧呢？1942年盟军攻击第厄普，五千名加拿大官兵参战，生还者不足三千，他们是碰上了这道“壁垒”吗？德军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事后曾记述道：“所谓‘壁垒’不过是东拼西凑的杂技团而已！”

这位纳粹元帅的话并没有错，被戈培尔吹得神乎其神的“壁垒”要塞，真的是银样蜡枪头。实际情况是：

德军把占领的十个国家的多种型号的大炮集中起来，只供应炮弹，没有零备件。负责守卫海岸的士兵，不是年纪太大，就是年纪太小。此外，还有一部分从东部押来的苏联战俘。用这样的“壁垒”去阻挡盟军的登陆，可谓螳螂挡车，无济于事。但是要说龙德施泰特元帅指挥的机械化装甲师、空降部队、近卫部队颇有战斗力，堪与盟军登陆部队作战，那也是不为言过其实的。

但是，异常活跃、神出鬼没的法国抵抗组织的袭扰破坏，盟军飞机毫无规律地越海轰炸，使龙德施泰特的装甲师不得不到处转移，无法固定防区。为不失时机地迎头打击盟军的登陆部队，准确的情报对这位元帅来说是多么重要！“盟军何时、何地登陆？”他焦急地等待着德军情报部的回答。

柏林的德军情报部，此时也是绞尽了脑汁。为了获得准确的情报，他们不惜耗费巨资，收罗、动员了所能利用的每一条渠道，研究获得的任何一个蛛丝马迹。

三月的里斯本（葡萄牙首都），已是风景宜人的春天了。而里斯本的黄昏，更是格外迷人。

莉莉是一位漂亮的法国妙龄女郎。此时，她独自一人在里斯本一家豪华的餐厅一边享用上等的晚餐，一边欣赏着管

弦乐队演奏的轻音乐。但是不难发现，她不时流露出恍惚和紧张的神态。八时半，她走出餐厅，在大街上蹒跚起来，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来到布拉扎·波西奥街，刚好有一辆自终点返回的电车，莉莉纵身跳进车内，消失在夜幕之中。

不知是哪一个车站，莉莉下车了。她双手插进上衣口袋，漫步在宽阔的街道上，其神其态倒真象一只在昏暗的灯光掩护下招徕生意的小夜莺呢！道旁的橙柳树开满了小花，更给这宁静的夜晚增添了清新、怡然的气氛。真令人不敢相信，此时的英国还笼罩在皑皑的白雪之中。

走到布拉扎·波巴尔大街，这条大街没有街灯，莉莉看了看手腕上的夜光表，刚好是九点。她与克利曼约好见面的时间到了。九时刚过一分，一辆汽车从黑暗的巷子里急驶而来，到了莉莉身边紧急刹车，关掉前车灯，同时车门打开，一只手从车内伸出，将莉莉拖进车里，车子又向前驶去。

她不认识司机，拖她进车的男子也不是克利曼。

那个男子问她是怎样从英国出境的，莉莉并不回答，因为她只为克利曼一人负责。除非有克利曼在场，否则她是不会回答任何问题的。

莉莉暗想，一定是事情败露，中了圈套，这次是必死无疑了。

一会儿，车子停在一幢公寓前，难闻的菜肴气味从楼内散发出来。

进门一看，她的直接上司、德国陆军情报部克利曼上校正躺在椅子上，脸上泛着红光。

“我生病了，你呢？你在信上说，你病情恶化，现在好点了吗？”克利曼双眼盯着她问。

莉莉回答道：“更严重了，医生说，我只能再活六个月了。我想我必须在六个月内，把要做的事情办好。”

“想返回法国吗？”克利曼问。

莉莉立刻反诘说：“为什么？难道我不能胜任你交给的任务吗？”

“不，相反，柏林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很少有人能象你这样可以自由进出英国。”

莉莉是个喜欢冒险的姑娘。她曾从巴黎出发，徒步旅行去华沙。以后又换乘汽车想去西贡，到达贝鲁特时适逢战争爆发，不得不终止旅行计划。经一位柏林新闻记者介绍，她认识了克利曼。从此，她便成为德军的情报员。莉莉聪明、又有胆识，深得克利曼赏识。克利曼认为，能发展莉莉这样年轻美貌、有胆有识的女谍报员，真是意外收获。

德军情报部化了两年的时间训练她破译和使用密码的方法，学习英国经济、战略地理，研究英国陆海空三军的组织机构情况，以及对三军制服、军衔、各型坦克、飞机和舰船的识别等。

1943年春天，她作为一个具备了应该有的知识和技能的谍报员，越过法国边境，来到西班牙。根据预定计划，她先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以便获取前往英国的入境签境。

在伦敦，她有一位表哥，经常出入英国的上流社会。由于表哥的推荐和身份担保，她又答应替英国情报组织服务。

“英国情报部的电影组组长为了和从法国逃出的电影剧本作家取得联系，所以派我来里斯本。他们要拍一部宣传影片，计划给将要解放的各国人民看。”莉莉告诉克利曼说。

克利曼回答：“很好！”继而又问道：“但是，我给你带来了收音机，你有办法带进英国吗？”

克利曼这次老远从巴黎赶到里斯本，任务就是给莉莉带一部无线电发报机。以前她是用密写信传递情报，时间太久，失掉了时效。在过去的数月内，莉莉经常周旋于英美高级军官之间，探听到不少有关盟军在英国集结的情报，但是只靠信件传递，几经辗转，到了克利曼之手，已是事过境迁、明日黄花了。所以克利曼认为有必要给莉莉一部发报机，他把发报机巧妙地按装在一部半新的收音机内，交给莉莉。但是克利曼一直担心，莉莉能否将收音机安全带进英国。

莉莉沉思了一会儿，回答道：“我有办法了。我认识一个在英国大使馆工作的年轻人，我这样对他说：‘我买了一部在英国买不到的旧收音机，怕海关要我缴税，因此托你交外交邮袋运到伦敦。’我想他会帮这个忙的。”

我还是替你捏一把汗。”克利曼仍不放心地说。

克利曼叮嘱她，每星期一、三、四的深夜十一时至十二时三十分，规定为莉莉的拍报时间，为了防备英国反间谍组织的侦察，允许她有时可以发些假情报，或加些毫无意义的联络讯号——在德方已确认系她的呼号之后。

克利曼最后指示她把注意力集中到盟军的登陆上。假如盟军把最精锐的部队及装备集结到英格兰的东南地区，则盟军可能越过多佛海峡登陆；但假使将部队集结在其西面，则登陆地点将是诺曼底无疑。

莉莉随身带着大筐的香蕉和凤梨，于三月二十三日乘机直飞伦敦，飞机上气温很低，她裹了四层毛毯，依旧冻得发抖。那架半新的收音机以外交邮袋托运，随机同时到达。

返回伦敦后的几周之内，精神上的苦恼始终羁绊着她：一位英国医生向她直言，六个月之后，她将因肾脏病发作而死亡。而一位美国医生则宣称，她还能活一年。能活一年还

是半载，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能否维持正常人的心情来完成任务。

实际上，莉莉有双重间谍身份。1943年，她为了获得进入英国的签证，亲自到英国驻马德里的领事馆，秘密和领事馆内的英国情报军官谈过话。她表白说，自1940年以来，她一直为解放法国的正义事业而工作。到伦敦后，也希望能有所作为。

在第一次进入伦敦的两、三个月里，她迅速而适时地写了很多经英国情报部门选择的假情报寄给克利曼，并写信说需要一部发报机，德国情报部竟丝毫没有怀疑她，还如她所愿地送给她一部发报机。

当她到里斯本赴约时，心中充满了狐疑和担忧，德军情报部会不会识破她的真相，对她下毒手。尤其是当她被拖进汽车的一瞬间，那种九死一生的恐惧感更是攫取了她的灵魂。

事情到这似乎并没有完，人们一定会问，莉莉姑娘的命运怎样？她是死于肾脏病吗？关于D日的秘密，她是怎样欺骗德军的？这一连串的疑问是必然的，合乎常理的，但似乎又是多余的。重要的事实是，德军没有探听到盟军D日进攻的秘密，当然也没能抵挡得住盟军强大的诺曼底登陆。

莉莉小姐短暂的间谍经历，只是告诉人们，在盟军大举登陆欧洲、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前夕，德军情报部为了获取必要的情报，无所不用其极，连莉莉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间谍新手都不放过。莉莉也只不过是纳粹德国于1943年3月派往英国搜集D日秘密的无数个间谍中的一名小卒而已。

1944年3月，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收到一份绝密电

报，密码的译名是“霸王行动”，为弄清其中的含义，他要求驻各国的外交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查清。

“霸王行动”一词，使全德国外交人员伤透了脑筋，绞尽了脑汁。但是却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德国情报部派驻在土耳其安哥拉的代表莫其休先生。因为经他之手转回柏林外交部的文件中，曾多次出现过“霸王行动”一词。

英国驻土耳其安哥拉大使馆大使休格先的办公室内。大使的土耳其籍雇员巴资拉，蹑手蹑脚地向大使的文件保险柜走去，戴上雪白的手套，打开保险柜取出文件，然后用微型相机一页一页地将文件拍下来。巴资拉动作敏捷，手脚利索，几分钟就结束了全套动作。看起来的确是个行家里手。

巴资拉将窃拍的含有“霸王行动”在内的胶卷转给莫其休，获得一万英镑的报酬。在此之前，巴资拉用同样的方法，窃拍了数以百计的绝密文件转给莫其休。

休格先大使经常把伦敦发给各使馆的重要决策及同盟国首脑在莫斯科，德黑兰，卡萨布兰加等地召开重要会议的记录编印成通报，用过后亲手放进文件柜。文件保险柜的钥匙总是随身携带，保险锁的号码也只有他一人知道。然而这一切都难不住优秀的谍报员巴资拉，巴资拉源源不断地给莫其休提供绝密文件，以换取莫其休支付给他的伪造的英镑。

巴资拉是德国雇用的最优秀的谍报员之一，他忠诚于纳粹的事业，并能破译英国外交密码。因此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相信他窃取的文件都是真的。但是这位外长对文件内容并不感兴趣，因为那些文件大都宣传说盟军如何强大，他宁愿熟视无睹，或者采取鸵鸟政策，也不愿将文件内容上报元首。元首希望看到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如何强大、德军必胜的外交报告。对此，里宾特洛甫外长是早有领教

的。

当莫其休接到德国外交部的指示后，立即对巴资拉给他的缩微胶卷作进一步的检查和研读。结果发现所谓“霸王行动”一词是大规模作战的意思——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代号。莫其休弄清了“霸王行动”的含义后，想到应迅速通告潜伏在英国各地的间谍，立即着手查清盟军登陆的日期及地点。因此他立刻把自己的判断和意见报告柏林，但是柏林并不相信莫其休的判断。给他的答复是：“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莫其休震怒了，绝望了。

同时，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活动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法国的爱国分子派出侦察人员四处活动，了解“堡垒”的情况。诺曼底的康镇，有一个名叫裘雪的油漆匠干得很漂亮。裘雪参加了“堡垒”的修建工程队，在干活休息时和工人一起到咖啡馆闲聊，他故意宣扬防御工程做得坚固，自己能参加此工程非常荣幸，谈笑之间，有意装出无知和愚蠢的样子。

不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绝对不是一块当间谍的料子：人太忠厚老实，肚子里又藏不住一点秘密。如果他参加抵抗组织，他的住宅一定首先被秘密警察搜查。

实际上，他是一名地下抵抗组织的队员。抵抗组织中不了解底细的一般队员都为他的毛病感到头痛，认为他参加抵抗组织不够条件。只有两种人对他倒是很放心，认为他不会出什么问题。一种是当地的德国盖世太保，他们认为，谁把象裘雪这样老实的人看成危险分子，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了。另一种则是抵抗组织中的领导，他们对他是一百个放心。

1942年5月7日早晨，裘雪在市政府门前观看一张招标广告，内容大意是：负责大西洋防御工事——“堡垒”的德军某单位要粉刷办公室的墙壁。特招聘工人，规定估价单要在5月5日下午五时前提出。他极想借此机会打入这个重要单位，但招标广告要求的时限已过期。他决心一试，看看上帝是否帮忙。

他按地址找到那个单位，在大门口被卫兵挡了驾，叫他出示通行证。他立刻满脸堆笑，说明原委，然后竟扬长而入。卫兵却不吃他这一套，持枪追来，两人争执起来。正在这时，卫兵室内的一个军官受了惊动走出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是油漆工！”裘雪大声嚷道。边说边对着卫兵室的墙壁做了几下刷墙的动作。出乎他的意料，那位军官用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使劲往下按，用他的头向地面碰，卫兵也赶来踢他的屁股。然后两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推进卫兵室。室内另一位军衔高一级的军官严厉地对他说：你污辱了国家元首，要受到严厉制裁。

油漆匠大吃一惊，不知何故。猛然记起希特勒曾经当过油漆匠，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刚才的“表演”，有亵渎元首之嫌，使他们产生了误解。

于是他急忙向他们解释，待他们明白了来意之后，也不禁笑出声来。

一位负责营房修缮的年轻中尉询问，有两间办公室的墙壁需换贴新壁纸要多少钱？他说如果由他干，价格绝对优惠。中尉一听，就带他去见营房建设主任休本德拉。

建设主任向他提出壁纸的颜色与图案后，约他第二天带样纸来最后决定。